

第十二冊

冊府元龜

中華書局影印

第十二冊

冊府元龜

中華書局影印

冊 府 元 龜

(全十二冊)

〔北宋〕王欽若 等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印刷廠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743 1/8 印張·9,392 千字

1960年6月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1,501—6,000 冊

統一書號: 17018·34 定價: 200.00 元

冊府元龜第十二冊目錄

總錄部(三)

卷九一四	嗜酒	一〇八一三
	酒失	一〇八一九
卷九一五	廢滯	一〇八二六
卷九一六	偏執	一〇八三五
	介僻	一〇八三九
	褊急	一〇八四二
卷九一七	矜衒	一〇八四五
	改節	一〇八五〇
卷九一八	忿爭	一〇八五三
	詆訐	一〇八五八
卷九一九	讎怨一	一〇八六二
卷九二〇	讎怨二	一〇八七一
卷九二一	妖妄一	一〇八七九
卷九二二	妖妄二	一〇八八八
卷九二三	不忠	一〇八九六
	不孝	一〇八九九
	不睦	一〇九〇二
卷九二四	傾險	一〇九〇五
	詐僞	一〇九一一

卷九二五	飾非	一〇九一七
卷九二六	譴累	一〇九二〇
	愧恨	一〇九三一
	忍恥	一〇九三六
卷九二七	畏懦	一〇九三九
	佞佛	一〇九四〇
	讒佞	一〇九四三
卷九二八	好尚	一〇九四六
	嗜好	一〇九四九
	好丹術	一〇九五〇
卷九二九	不知人	一〇九五三
	謬舉	一〇九五五
卷九三〇	傲慢	一〇九五九
	不恭	一〇九六四
	寇竊	一〇九六六
卷九三一	枉橫	一〇九七〇
	短命	一〇九七九
卷九三二	誣構一	一〇九八二
卷九三三	誣構二	一〇九九四
卷九三四	告訐	一一〇〇六
卷九三五	構患	一一〇一六
卷九三六	客齎	一一〇二四

躁競	一一〇二七	庾詞	一一一五五
私愛	一一〇三一	逃難一	一一一五八
姦佞一	一一〇三三	逃難二	一一一六九
姦佞二	一一〇四二	亡命	一一一七三
怨刺	一一〇四七	咎徵一	一一一七九
譏諂	一一〇五三	咎徵二	一一一八七
不嗣	一一〇六六	忌害	一一一九五
患難	一一〇六九	交構	一一一九九
殘虐	一一〇八〇	交惡	一一二〇四
酷暴	一一〇八四	傷感	一一二〇八
殃報	一一〇八六	不遇	一一二一四
黷貨	一一〇九三	困辱	一一二一七
禍敗	一一〇九五	寡學	一一二二〇
不誼	一一一〇四	虛名	一一二二二
佻薄	一一一一七	妄作	一一二二三
巧宦	一一一二七	愚暗	一一二二五
附勢	一一一三一	知舊	一一二三〇
朋黨	一一一三六	贈遺	一一二三二
失禮	一一一四一	託孤	一一二三五
奢侈	一一一四四	外臣部	
厚葬	一一一四六	總序	一一二三七
談諧	一一一四八	種族	一一二四二
卷九四七			
卷九四六			
卷九四五			
卷九四四			
卷九四三			
卷九四二			
卷九四一			
卷九四〇			
卷九三九			
卷九三八			
卷九三七			
卷九三六			
卷九三五			
卷九三二			
卷九三〇			
卷九二九			
卷九二八			
卷九二七			
卷九二六			
卷九二五			
卷九二四			
卷九二三			
卷九二二			
卷九二一			
卷九二〇			
卷九一九			
卷九一八			
卷九一七			
卷九一六			
卷九一五			
卷九一四			
卷九一三			
卷九一二			
卷九一一			
卷九一〇			
卷九〇九			
卷九〇八			
卷九〇七			
卷九〇六			
卷九〇五			
卷九〇四			
卷九〇三			
卷九〇二			
卷九〇一			
卷九〇〇			

卷九五七	國邑一	一一二五六	卷九七七	降附	一一四七二
卷九五八	國邑二	一一二六七	卷九七八	和親一	一一四八六
卷九五九	土風一	一一二八〇	卷九七九	和親二	一一四九八
卷九六〇	土風二	一一二九一	卷九八〇	通好	一一五〇八
卷九六一	土風三	一一三〇一	卷九八一	盟誓	一一五二四
卷九六二	官號	一一三一五	卷九八二	征討一	一一五三四
	才智	一一三二〇	卷九八三	征討二	一一五四三
	賢行	一一三二四	卷九八四	征討三	一一五五三
卷九六三	封冊一	一一三二六	卷九八五	征討四	一一五六四
卷九六四	封冊二	一一三三七	卷九八六	征討五	一一五七五
卷九六五	封冊三	一一三四八	卷九八七	征討六	一一五八八
卷九六六	繼襲一	一一三五八	卷九八八	備禦一	一一五九七
卷九六七	繼襲二	一一三六七	卷九八九	備禦二	一一六一一
卷九六八	朝貢一	一一三七六	卷九九〇	備禦三	一一六二四
卷九六九	朝貢二	一一三八七	卷九九一	備禦四	一一六三六
卷九七〇	朝貢三	一一三九五	卷九九二	備禦五	一一六四八
卷九七一	朝貢四	一一四〇五	卷九九三	備禦六	一一六五八
卷九七二	朝貢五	一一四一五	卷九九四	備禦七	一一六六九
卷九七三	助國討伐	一一四二七	卷九九五	交侵	一一六八〇
卷九七四	褒異一	一一四三七	卷九九六	鞮譯	一一六八九
卷九七五	褒異二	一一四四八		納質	一一六九二
卷九七六	褒異三	一一四六〇		責讓	一一六九五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歐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四

嗜酒 酒失

嗜酒

易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蓋先王之作酒醴所以奉明祀養高年而已至於享賓合歡一獻百拜飲而不醉良有以也若乃荒腴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一

為務沈湎自恣俾夜作晝廢時亂日伐德以致敗廢而無悔者其惡已甚矣至有遭罹世難高翔遠引含味道腴隱居求志矯抗以避禍沈其而不擢陶然自得以酒為名者斯又忘懷而獨善者也其或引滿舉白沈飲不亂決事靡滯治謙益精亦天資所得無累於明矣然周書著無彝之訓詩人有彼昏之譏誠在昔之深戒也

齊惠樂高氏皆嗜酒 藥高二族 皆出惠公

伯有鄭大夫嗜酒為窟室 窟室 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日公焉在 家臣故謂 伯有為公 其人曰吾公在豎

谷 壑谷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 旣而朝 伯有朝則又

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 卿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子皮鄭大夫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相困以酒 樹崗以奢

漢子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 亂 食酒者謂能多 飲費盡其酒 猶

云食言 派俗書本 輒改食字作飲字 冬月治讞飲酒益精明

陳遵為較尉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

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

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

輅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既開門又 嘗有部刺 投車轡也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二

史奏事遇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侯遵雷醉時突入

見遵母 雷 淫言其 大醉也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

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醉然事亦不廢

揚雄王莽時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

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後漢楊政京兆人善說經書為人嗜酒不拘小節

丁冲為司隸較尉數遇諸將飲美酒不能醉爛腸死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身長八尺飲酒一斛微為

大司農不起

盧植涿郡人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為

尚書免官卒

魏徐邈爲尚書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沈醉較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日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日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爾竟坐得免刑後爲潁川典農中郎將文帝幸許昌問邈日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日昔子反釐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

吳胡綜爲侍中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按引觴搏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三

舉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爲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酒以大盆盛之圍座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後爲始平太守卒

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弟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醺暢後爲太子洗馬遇害

胡母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

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日四友後爲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卒

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之子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譚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日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史無官

光逸字孟祖嘗投胡母輔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嗜酒

卷之九百一十四

四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日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中興爲給事中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元帝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即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至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日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其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

一生矣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開筵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并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任而啖肴膳酒斗升咸隨卽益之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劉伶字伯倫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因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損酒毀器泣涕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且斷之伶曰善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

冊府元龜

嗜酒

五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隄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雖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瓦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將軍後以壽終

郭璞字景純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嘗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爲王敦記室叅軍被害

華嶠字叔駿爲秘書監性嗜酒率嘗沈醉所撰後漢

書十典未成而終

顧榮字彥先爲廷尉正嘗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孔群爲中丞性嗜酒司徒王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用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其沈酒如此

周顗爲尚書右僕射頗以酒失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二石

冊府元龜

嗜酒

六

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王忱爲荊州刺史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數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也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爲會稽內史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

前燕皇甫真爲侍中大尉飲酒至石餘不亂

宋衡山王義季爲荊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畧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帝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爾此非

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詣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微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誠令禁斷并給藥膳至今休然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爾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浮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截生諸紛紜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隔書款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帝又詔之日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嘗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嗜酒

卷之九百一十四

七

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爾令遺孫道奇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嫌嗔蓋是當時肆嗜罔已之意爾今者憂恒正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前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

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日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潛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而退曾不恤情去畱江州刺史王弘嘗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

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賣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舉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桡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畱二萬錢與潛潛悉與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直如此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嗜酒

卷之九百一十四

八

檀韶爲江州刺史嗜酒貪橫所蒞無績高祖嘉北合門從義又弟道濟有大功故特見寵授

孔頴爲安陸王子經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頴爲人使酒俠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門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嘗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闕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諸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醒醉後顗反敗王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

好

顏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羸牛笨車逢子竣鹵簿郎屏低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案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南齊沈文季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之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蔡約爲冠軍將軍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梁臧盾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自若時蕭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九

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卒於領軍將軍

蕭琛爲侍中性通脫嘗自解竈事畢餘餽必陶然致醉

王瞻爲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精神朗暢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張率字士簡嗜酒事寬度於家務尤所忘懷爲新安太守卒

太

陳陳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酒誼諛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嘗憂之致書於

暄友人何晉美以諷陳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

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

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

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

張季舒爾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反吾所志

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

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

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

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十

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

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

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

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

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墜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遇

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

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

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後魏劉尼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

陸昶爲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

崔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爲尉景開府諮議參軍晚頗以酒爲損

劉藻字彥先飲酒至一石不亂仕至太尉司馬

元敏魏之宗室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柱國乙弗冊府元龜總錄部嗜酒卷之九百一十四十一

賁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管給之敏隨卽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

北齊薛孤延爲車騎將軍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嘗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

高季式爲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歛在濟州夜飲憶

元忠乃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李元忠爲侍中雖若委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閨庭之內雖

種果藥親朋等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遊里間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嘗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嘗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撻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盧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終於烏蘇鎮城都督祖茂班之從父弟也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除給事中辭疾不仕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後冊府元龜總錄部嗜酒卷之九百一十四十二

爲平原太守隋裴政初仕周爲少司憲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

盈几剖決如流唐劉黑闥貝州漳南人隋末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

產業父兄患之崔敬嗣則天時爲房州刺史好飲酒中宗安置在州

嘗德之及卽位訪敬嗣已卒其子汪又嗜酒不堪任職且授維州司空又改五品慢官

李迥秀中宗朝爲鴻臚卿晚溺於酒然公事不虧李適之爲刑部尚書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

宴賞畫則決公務庭無廢事

崔咸為陝州刺史晨起飲酒至暮必大醉及夜分視事無滯失者吏以為神入為右散騎嘗侍秘書監飲

酒如初

徐晦歷刑部兵部二侍郎同州刺史性疆直當官正守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遂至委廢

王源中為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召對源中方沉醉不能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用

酒失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十三

傳曰黍禾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故酖酒者大禹之訓日富者小雅所譏其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有沈酒自恣荒腆不已狂藥內攻快心中作惡言暴怒奮攘交鬪忤世奸法蹈禍蒙耻至或臨戎而致敗殺人而不忘曠廢官守天闕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用類次以為民鑑

夏仲康時羲和酒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承太康之後沈溺於酒過善非亂往征之名亂國告於衆日惟時義和顓臾厥德反倒也顓臾言沈亂於酒畔官離次沈謂醉

位也似擾天紀退棄厥司始擾亂遐邇也紀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於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大齊夫馳驅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警樂

馳取幣禮庶人衆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而無聞

知於日食之變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象言皆

亂之甚千犯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封子慶封當國則

以其內實遷於廬蒲娶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實物妻

娶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廬蒲

齊惠公樂高氏皆嗜酒樂高二族信內多怨說婦人

冊府元龜總錄部卷之九百一十四十四

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

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

醉而聘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甲矣

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

方睦遂伐樂高氏

荆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

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操參酒而進

之酒器受三子反日昔退酒也豎陽穀日非酒也反

日皆退却豎陽穀又日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爲人也嗜酒耳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氣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左傳云穀陽豎穀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知伯晉大夫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卹將而圍鄭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十五

知伯醉以酒確擊母卹群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

置母卹爲能忍間訥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

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繇此怨知伯

漢灌夫爲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

謂飲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

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爲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

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居雖富然失勢

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安寶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

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敢安以服爲解請詣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

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

旦平明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

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十六

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悟謝曰吾昨

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

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

其城南田不得繇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

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

有却魏其日事已解疆與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

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席灌

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嘗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一時武安不肯行酒次

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宜

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咭囁耳語武安謂灌

夫日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

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廼戲騎縛夫讀

日聲謂指麾繫居室署名屬棄市事具總錄念爭門

于丞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

中郎將

冊府元龜德錄部卷之九百一十四 十七

匡衡子昌為越騎較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

昌弟且謀篡昌連取事發覺衡時為丞相免冠徒跣

待罪

後漢光武時馬武為捕虜將軍嗜酒關達敢言醉在

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

笑樂

吳陳勤為陵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

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轡一坐舉罰不以其道

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

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繼

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不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

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

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殺許

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

西鎮關中充繇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

曰君行嘗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井事

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之先有

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

冊府元龜總錄部卷之九百一十四 十八

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

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

克克繇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

而天下為之克克純曰高貴卿公何在衆坐因罷充

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

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

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較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

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

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

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譏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

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嘗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
 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
 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
 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
 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驕慢台司違犯憲度不
 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
 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
 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
 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
 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十九

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誠陵上無禮悖
 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孫季舒爲長水校尉時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裴
 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季舒嘗酣譙慢傲過度宗欲
 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
 亦乖乎乃止

周顗字伯仁中興遷爲吏部尚書以醉酒爲有司所
 糾白衣領職後爲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譙群公於西
 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顗因
 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面起

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爲護軍將軍尚
 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
 所奏詔曰顗忝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
 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
 是濡首之戒也顗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
 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
 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爲鳳德
 之衰也

王澄爲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
 不以衆務在意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四 二十

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遇醉汝輩何敢妄
 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捫其鼻炙其眉
 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

後趙徐光爲石勒記室徐光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
 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嘗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
 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
 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
 并其妻子於獄

宋謝超宗爲人俠才使酒多所凌忽在直省嘗醉帝
 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